



絕塞烽煙錄



梁羽生 著

下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
作品集

65

绝塞烽烟录

下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塞传烽录/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9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28-3

I. ①绝…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5055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6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 七 回	单骑闯阵留残命 妖妇迷魂夺证供	279
第 八 回	浪子伤情寻故侣 边城浴血振军威	309
第 九 回	浪子还家情怅惘 掌门断案费思量	363
第 十 回	盟心忍令沾泥絮 情劫应嗟逐彩云	417
第十一回	何当重订三生约 只是难堪七载离	467
第十二回	弹指传烽消罪孽 惊雷绝塞了恩仇	497

第七回 单骑闯阵留残命 妖妇迷魂夺证供

绝处逢生

段剑青想了一想，说道：“这厮虽然中箭，但山深林密，要搜索也不容易。咱们自奉了军令去攻打鲁特安旗的首府的，耽搁一两个时辰还不打紧，时间耽搁太多，就误了大事了！”

武毅望一望这座高山，皱眉说道：“如此说来，只好便宜这小子了。”

段剑青道：“不如这样吧，叫你的徒弟带四名神箭手搜山，也无须给他们定下期限。”

武毅喜道：“对，到底是段公子想得周到，这个办法既不影响大军的行程，又足可以对付得了那厮，实是最好不过了。”

当下便把徒弟唤来，吩咐他道：“江上云内功造诣不凡，要是你们发现他，只能远远地用弓箭射他，不可过分逼近，提防他作困兽之斗。总之，活的要不了，死的也要！”他这徒弟名叫应魁元，功夫已得他的五成。他想江上云是业已中箭受伤的，又再负伤跑上山去，纵然是铁铸的身子，此时亦该支持不住了。只要不和他近身搏斗，射杀江上云当非难事。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江上云此时已是奄奄一息，情况甚至比他所料的更糟。

他是在生死关头，全凭着一口气支撑，一鼓作气跑上山的。跑到山上，不见官兵追来，这口气一松就倒下了。这枝箭插得很深，

他咬着牙根，忍痛把箭拔了出来，只能用最后一点气力，替自己敷上金创药，创口的流血未能即止，气力已经用尽，不能动弹了。

迷迷糊糊中忽听得有脚步声走近，“咦，这人伤得好重，但却不是清兵，也不是在附近的汉人。有谁知道他是什么人吗？”说的是瓦纳族的方言，江上云只听得懂一半，另一半以意补足。不过，这个人的口音他却似曾“相识”。

那人忽地“啊呀”一声，叫起来道：“你不是江二公子吗？我是桑达儿，你还记得我吗？”

桑达儿是罗曼娜的丈夫，江上云在他们结婚的时候，虽然未能来喝喜酒，却是知道的。他又喜又惊，喜者是碰上救星，惊者是只见桑达儿在荒山出现，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你的岳父在这里吗？”江上云连忙问道。

桑达儿道：“岳父和罗曼娜都在鲁特安旗，我是前天因事独自回来的。江二公子，你的伤……”

江上云道：“别管我的伤，你快点回去向令岳禀报军情吧，这队清兵要去攻打鲁特安旗的。”

桑达儿道：“江公子不用着急，清兵准备大举进犯回疆，这个风声我们在西宁的探子早已打听到了。格老亦已知道。我就是奉了格老之命，回来叫本族的人提防的。只想不到到得这样快而已。”

江上云稍稍安心，说道：“虽然你们的格老在鲁特安旗的首府已有准备，但还应该火速向他禀报军情为佳，免至被清兵偷袭。”

桑达儿道：“前面那座山头，我们也设有瞭望哨岗。我已经预先吩咐他们：一发现清兵，立即在山头燃烧马粪，马粪燃烧的时候会发出浓烟，这样，讯号也就可以一站站地传下去了。”

江上云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说道：“你们设计得周密。可惜我受了伤，非但不能帮助你们，反而给你们添上麻烦。”

桑达儿道：“你力战受伤，推迟了清兵的行程，已经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不知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办的？”他从江上云的语气之中，听出了似乎另外还有求助之意，料想以江上云的性格，当不会只是为了本身的安全求助。

江上云踌躇片刻，说道：“目前你正有许多紧要的事情要做。



桑达儿喝道：“来得正好，咱们就比比箭法！”

我、我……”

桑达儿笑道：“我们的族人都在这山上呢，抽几个人出来，碍不了事的。”

江上云道：“哦，你们的族人都在山上？”

桑达儿道：“是呀，我们为了恐防清兵入村，所以都躲到山上来了。只因清兵尚未远去，他们不敢就走出来。”

江上云道：“我是和一位姓龙的姑娘来的。这位龙姑娘或许你也知道，她叫做龙灵珠。”

桑达儿道：“知道。有位龙姑娘脾气很古怪，但却是帮过我们一次大忙的。她怎么样了？”

江上云正要说话，忽听得有人叫道：“你们看这条血线，那姓江的小子一定躲在附近。”原来正是应魁元和那四个弓箭手来了。

江上云一听应魁元说话的声音，便知此人的内功已有相当基础，吃了一惊，说道：“这人是个武功高手，你别理我，快快离开这里，躲，躲起来吧。”

不料桑达儿却跳上一个石台，大声叫道：“不错，我和江公子是在这里，你们来吧！”

应魁元见是一个年轻的哈萨克人，哪里把他放在心上，大喜说道：“江上云这厮，一定是受了重伤，动也不能动了。你们给我先把这个蛮子射毙！”

四名神箭手早已张弓搭箭，应魁元一声令下，四箭齐发。

桑达儿喝道：“来得好，咱们就比比箭法！”只听得弓如霹雳，箭似流星，桑达儿射出四枝连珠箭，刚好和那四名神箭手射来的箭碰个正着，八枝箭一齐坠地。

那四名清兵，虽然是在军中号称“神箭手”的，却哪曾见过如此神妙的箭法，吓得呆了。

桑达儿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们也瞧瞧我的手段！”

连珠箭发，那四名“神箭手”登时骨碌碌地滚下山去。他们是一听弓弦声响，便即倒卧翻滚的，虽然逃得狼狈之极，滚下山坡的时候，也被擦得遍体鳞伤，但却是逃过了利箭穿心之灾了。

其实桑达儿早已料到他们会跑，连珠箭都是对准了应魁元射来

的。他们即使不跑，亦无性命之忧，不过，他们怎敢拿性命冒险？

应魁元舞刀防身，饶是他遮拦得风雨不透，亦仅能打落三枝，第四枝箭几乎擦着他的头皮射过，吓得他也只能急急忙忙跑了。

江上云看得眉飞色舞，精神为之一振，笑道：“桑达儿，我可真是糊涂，忘记了你才是真正的神箭手了！”

桑达儿道：“你说得对，那个鞑子军官确是武艺不凡，好在还有一段距离，让我可以施展箭法，要是给他来到身前，那就危险万分了。对啦，江公子，你刚才说到的龙姑娘，她怎么样了？”

江上云道：“她是和我同时碰上清兵的，她的马快，先逃了出去。不过，我却不知她有没有受伤？她得不到我的消息，也不知会不会在途中等我？”

桑达儿道：“龙姑娘于我们有恩，我给你去打听她的消息就是。我抄捷径下山，可以赶在她的前头。而且，假如她不是在途中等你，她也会碰上我们的人。”

江上云道：“我也是这样想，鲁特安旗目前已在备战之中，她若一直向前走，自必会碰上你们的人。只要她把实情说个明白，误会是不至于发生的。因此，我想托你捎个口讯，假如她已经到了鲁特安旗首府的话。”桑达儿道：“好，你说吧，我一定给你带到。”

江上云道：“请她在鲁特安旗等我。如果她不愿意再等的话……”

桑达儿道：“你为她受了伤，她怎会不等你伤好了才走？”

江上云道：“因为她要去救一个人。假如她不知道我已经脱险，或许她是会等我的。她得到了我平安的消息，那么救人如救火，恐怕她就要急着离开了。”

桑达儿道：“她去救人，是不是要冒很大的危险？”

江上云道：“不错，所以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去。但她若执意要去，于理于情，我也不能拦阻她的。她要救的那个人是她的情郎。”

桑达儿道：“好，那么请你告诉我，我该怎样做吧？”

江上云道：“若果她执意要去，你把这件东西交给她。”他拿出的是石清泉那张“认罪书”，上面有石清泉的画押和陆敢当的签名作证的。

这张“认罪书”是江上云从石清泉的衣服上撕下一幅，以指

代笔，蘸血写的。天山派现任掌门人唐嘉源也是认得他的字迹的，何况上面还有陆敢当的签名。因此如果龙灵珠能够把这张“认罪书”直接交给唐嘉源，唐嘉源必然会相信她的说话。

“这件东西对龙姑娘非常重要，请你贴身收藏，切不可让人知道。”江上云再三嘱咐。

桑达儿道：“江公子，你放心。人在物在，除非我不幸身亡！”

江上云道：“桑兄，你说得太重了。你这样说，倒叫我心里不安了。”

桑达儿笑道：“你们汉人最多避忌，我们倒不在乎说不吉利的话的。好啦，你安心在这里养伤啦，过几天我回来向你报讯。”说罢，一声长啸，果然不过片刻，便有两个哈萨克少年来到他的面前。他把江上云交托给族人照料，便放心走了。

桑达儿挑选一匹健马，抄捷径下山。第一天既没碰见官兵，也没碰见龙灵珠。

第二天他正在草原上纵马疾驰之际，忽见前面也有一匹快马疾驰，骑在马背上的是个女子。从背影看，婀娜多姿，而且一眼可以看得出来，是个汉族姑娘。

桑达儿一想，在这兵荒马乱之际，一个汉族姑娘敢于单骑在这草原驰骋，不是龙灵珠，还能是谁？于是，他纵声叫道：“前面那位姑娘，请等等我！”

那女子勒马回头，说道：“这位大哥，你是叫我吗？有什么……”

只见这个女子虽然打扮得十分冶艳，但眼角的皱纹已是遮掩不住，看来恐怕最少也有三十岁年纪，当然不会是龙灵珠了。

桑达儿大感尴尬，心想：“幸亏我没有叫出龙姑娘的名字。”讷讷说道：“我、我不是叫你。”

那女子噗嗤一笑，说道：“你叫前面这位姑娘等你，前面可并没有什么姑娘啊。莫说没有姑娘，连人影也没一个。不是叫我，叫谁？小伙子，你别害羞了，我早就知道你在追我了。”

桑达儿满面通红，说道：“对不住，我是认错了人。请让我过去吧。”

那女子道：“原来你是找另一位姑娘吗？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位

姑娘是谁？”说话之时，一双眼睛直上直下地打量着桑达儿。

桑达儿道：“说给你听你也不会知道的。对不住，我真是着急赶路，请恕我不能陪你闲聊了。”

那女子忽道：“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找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姓龙的？”

桑达儿吃一惊道：“你怎知道？”

那女子道：“我是她的好朋友，不久之前，还和她在一起的。她的事情，我当然知道。”

桑达儿道：“你真的是她的好朋友？”

那女子道：“她姓龙，芳名叫灵珠，是不是？年纪不过十八九岁，瓜子脸儿，长得很美，是不是？她本来是和一个姓江的男子同行，后来给乱兵冲散了，是不是？”她接连问了三个“是不是？”说得桑达儿连连点头。

那女子笑道：“那么，你可以相信我不是说谎了吧？”心想：“幸亏最后那一个‘是不是’也给我撞对了。”

原来这个半老的徐娘不是别人，正是白驼山主那个第二房妾侍穆欣欣。

她在途中得知清兵进入回疆的消息，便叫宇文雷送受了伤的司空照与慕容垂回去，她却单独来找清军。她有一个老相好乃是军官，与统率这支清军的总兵武毅曾是同僚，她估计她这个老相好可能也在军中。而且她和武毅也是相识的。她是想要借助清兵之力，把龙灵珠再抢回去，想不到却在这里碰上了也正是要找龙灵珠的桑达儿。

龙灵珠曾经做过她的俘虏，她当然说得出龙灵珠的容貌；江上云从石清泉手中救出了龙灵珠，这也是她早就从陆敢当口中知道了的。只有龙江二人被乱兵冲散一节乃是她的臆测，不过这一臆测亦是合理的推测，因为桑达儿找的只是龙灵珠一人，料想他们的分散乃是由于碰上清兵所至。她说得桑达儿连连点头，心中又生诡计。

桑达儿记得江上云郑重的嘱咐，对她虽然相信了七八分，仍是不敢向她吐实，说道：“我相信你是龙姑娘的朋友，但你又怎么知道我是她的朋友呢？”

穆欣欣笑道：“你要找她，当然是她的朋友了，这有什么难猜？”

桑达儿道：“但这可并不是我告诉你的啊，是你一猜就猜着的。”

穆欣欣道：“不错，你没有告诉我，但你的服饰和口音已经告诉我了。”

桑达儿怔了一怔，说道：“这是什么意思？”

穆欣欣道：“你是瓦纳族的吧？”

桑达儿道：“这里是我们瓦纳族的地方，你用不着看我的服饰也可以知道我是瓦纳族的人。”

穆欣欣道：“龙姑娘告诉我，她和你们瓦纳族的人是朋友。实不相瞒，她就是要我替她找瓦纳族的朋友的。你是瓦纳族人，又是这么着急要找一位单身的姑娘，而我又早已知道她和你们瓦纳族是有交情的。要是我还猜不着你找的是谁，我就是大傻瓜了。”

至此，桑达儿不能完全相信她的话了，连忙问道：“龙姑娘现在哪里，她又为什么要你来找我们族人？”

穆欣欣反而装出不敢完全相信桑达儿的模样，说道：“请你先告诉我，你又为什么这样着急找她？是谁告诉你，她出了事的？”

桑达儿吃了一惊：“她出了事？”

穆欣欣淡淡说道：“我的问题你还没有答复呢！”

桑达儿说道：“那我也老实对你说吧，和她同行的那位江公子受了伤，正是我碰上他的。他要我打听龙姑娘的下落，但尚未知道她出了事。她出了什么事，是被清兵捉了去吗？”

穆欣欣叹口气道：“这可真是祸不单行了，她和那位江公子一样，也是受了伤。”

桑达儿连忙问道：“伤得重不重？”

穆欣欣道：“不算很重，但也不算轻。受了三处箭伤，我已经给她敷上金创药，希望她能够支持一两天。”

桑达儿大吃一惊，说道：“伤得这么重吗！那么你走了，谁在照料她？”

穆欣欣道：“要是有人照料她，我也用不着出来寻找你们了。”

桑达儿道：“你怎么可以让她独自留在荒山野岭？”

穆欣欣道：“你也不替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倒怪起我来了！你想想看，她伤得这样重，就是有大夫料理，恐怕也得一两个月才能痊愈。她能够在荒山野岭把伤养好吗？我们的干粮和食水也只能维持两天，我不出来找人帮忙，陪她饿死吗？再说我们还得提防碰上清兵！”

桑达儿忙道：“你别着恼，是我一时心急，说错了话。她在哪里，你快点带我去找她吧！”

穆欣欣道：“她在那边那座山上，我给她找了一个山洞勉强可以容身。”

那座山虽然可以望得见，距离却有四五十里之遥，由于它远离行军路线，山上是没设有哨岗的。桑达儿虽然觉得受了伤的龙灵珠会跑到那座荒山，未免有点奇怪。但想也许正是由于她受了伤的缘故，惊慌之下，只想到越远越离开清军越好，她又不熟悉地理，只能胡乱跑了。

当下穆欣欣走在前头带路。她故意装作疲劳，跑跑停停，四五十里路程，跑了一个多时辰，桑达儿空自心急，却是无可奈何。途中穆欣欣编了一段巧遇龙灵珠的谎言，桑达儿是早已相信了她的，此时急于救人，亦无暇推敲她言语中的破绽，便即相信了她。

并辔走入树林，穆欣欣忽地下了坐骑，说道：“待会儿我们还要爬山，有两三处险峻的地方，骑着马是不能通过的。你陪我歇一歇，待我长了气力再走如何？”桑达儿必须靠她带路，当然只能说好了。

穆欣欣道：“我这里有酒和肉铺，你喝点酒吧。喝了酒容易恢复气力。”

桑达儿道：“我携有水囊，喝水就行。”

穆欣欣道：“这是你们的马奶酒，你应该是喝惯的。水哪有马奶滋补。”

桑达儿记得江上云的吩咐，一切以谨慎为先，因此他虽然信得过穆欣欣，但还是摇了摇头，说道：“我有足够的气力，还是留给你喝吧。”

穆欣欣佯嗔道：“你怕我在酒中下毒吗？好，我先喝一半，你不陪我喝，那就是看不起！”

哈萨克是个好客的民族，拒绝主人的敬酒乃是有失礼貌的事，桑达儿自小受这风俗熏陶，此时见穆欣欣先喝了一半，心里想道：“她已经说出这样的话，我若还不喝，那是显明地在疑心她了。”只好接过穆欣欣的皮袋，把剩下的马奶酒喝完。

酒味微带酸涩，倒是和他平时喝的马奶酒没有什么分别。但喝过之后，没有多久，却忽地感到骨头都轻了许多，颇有“飘飘然”的感觉了。

飘飘然的感觉越浓，桑达儿也觉得有点不对了，他本来想喝完酒就走的，竟然懒洋洋的提不起劲来。

“喂，你这马奶好像有点特别……”他试一举步，一个踉跄，喃喃说道。

穆欣欣道：“你怎么啦？”

桑达儿道：“我，我好像有点头晕目眩。”

穆欣欣道：“唉，原来你是真的不会喝酒。你醉了！”

桑达儿还有几分清醒，说道：“不，不，马奶酒在平时是可以喝一皮袋的。”

穆欣欣道：“那一定是你奔波过劳，喝了急酒的缘故。你歇歇吧。”

桑达儿舌头打结含糊说道：“唔、歇歇，歇歇也好。不，不，我不能歇，我须找着了龙姑娘才能安心。”他的神智业已有几分模糊，但还是牢牢记得江上云的叮嘱。

他极力支撑，但仍是提不起劲，就好像泡在温泉似的，有说不出的舒服，也只想舒舒服服睡一大觉。神智逐渐模糊，只记得有一件事情他必须去做，这才能保持心头的一分清醒。

原来穆欣欣在马奶酒中加入了一颗特制的“神仙丸”，而她自己则是先服了解药的，她见桑达儿支持了这么久，居然尚未完全进入迷幻境界，亦是颇感惊异。

她注视桑达儿的眼睛，柔声说道：“你太过疲劳，还是歇歇的好。龙姑娘所在之处，反正离此已经不远。我先上去把好消息告诉

她。好啦，江大侠有什么话要你和她说，你可以告诉我。我说给她听，也是一样。”

桑达儿一接触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受了她的吸引，说道：“不，不，江大侠吩咐过我，不叫对外人说的！”虽然尚未吐露秘密，但江上云叫他不要说的那句话他也说出来了。

穆欣欣笑靥如花，说道：“你抬起头来望我，我是龙姑娘的好朋友，也是你的朋友，你怎能把我当作外人？”

妖妇迷魂

桑达儿好像受了催眠，跟着她的话道：“是，是。你不是外人，你是龙姑娘的好朋友，不错，不错，龙姑娘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

原来穆欣欣已经对他施展了“迷魂术”，这“迷魂术”和近代的“催眠术”原理相同，乃是用精神力量控制别人的意志，要是碰上意志坚强的人多半无效，但若受催眠的人意志薄弱，那就只能唯对方之命是听了。

桑达儿本来并非意志薄弱的人，而且江上云对他的嘱咐业已深印他的脑海，按说是容易受她催眠的。但可惜他中了神仙丸之毒在先，神仙丸的药力已经令他的精神恍恍惚惚，再加上催眠术的力量，他的意志却是无法不瓦解了。

穆欣欣柔声说道：“好啦，你明白就好。你对我说实话吧，江上云是怎样吩咐你的？”

桑达儿道：“他叫我捎个口信给龙姑娘，要龙姑娘等他伤好了一起走。”

穆欣欣道：“要是龙姑娘不肯等他呢？”

桑达儿道：“他要我……”说了这三个字，忽然犹疑起来，没说下去。

穆欣欣道：“他要你怎样，我是你的好朋友，告诉我吧！”

不料桑达儿却像恢复了一两分清醒，喃喃说道：“不，不，我不能告诉你！”

穆欣欣道：“为何不能？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呀！”

桑达儿道：“江公子吩咐过我，不许我告诉任何人的。他可没有说，是好朋友就可以告诉的。”

穆欣欣笑道：“为什么连好朋友也不可以告诉呢？你只要说出原因，我就不追问下去。”

桑达儿不知不觉受了她的诱供，说道：“江公子说那件东西，对龙姑娘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给人知道！”

穆欣欣盯着他的眼睛，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喝道：“是什么东西，快说！”

桑达儿好像被两种力量牵扯，哭丧着脸道：“你别迫我，我不能说，我不能说！”精神状态极度紧张之下，不知不觉捏着驼绒袍子的衣角。

穆欣欣道：“好，你不说那就算了。你太累了，乖乖，听我的话，睡吧，睡吧！”

桑达儿松了口气，最后一点戒备亦已解除，登时受了对方的催眠，果然就闭上眼睛，躺下去睡着了。

穆欣欣撕破他的衣服，果然找到了那封“认罪书”。原来桑达儿生怕遗失，特地把这封认罪书缝在夹袍之中。穆欣欣仔细看过了这封认罪书，心头大乐，哈哈笑道：“怪不得江上云要打伤石清泉，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嘿嘿，我有了这封‘认罪书’，那个死要面子的石天行，怕我抖出他这宝贝儿子的丑事，非得受我要挟不可！小妖女失了这封认罪书，她到天山也只能是送死了！”

她藏好了“认罪书”，看一看已经熟睡如泥的桑达儿，把已经拔出一半的剑又再插回鞘中，亲了一亲桑达儿的脸，笑道：“这小伙子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已是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好吧，你好好睡，老娘大发慈悲，算是便宜你了。”

原来她本是想杀掉桑达儿灭口的，但她有个嗜好，最喜欢勾搭长得漂亮的小伙子，此时虽然无暇施展伎俩，把桑达儿弄醒了勾搭上手，但也舍不得杀他。

也不知过了多久，桑达儿终于醒来了。

他看着天上的一勾明月，发现自己单独在旷野之中，几乎疑心自己的遭遇是一个梦。